

## 隔代對談：新聞系的變與不變

撰文：孫耀東（07年本科畢業）

**題目：**有云「十年人事幾番新」，請以新聞系為例子，闡釋該句意思。

**答題：**此題目非常有趣！本人有幸跟新聞系第一屆大師兄陳家業碰面，我嘗試以訪問內容，討論新聞系的變與不變。

### 背景：

陳家業（下稱大師兄），新聞系第一屆學生。學生編號 670001，歷史意義重大，比好意頭的車牌號碼更矜貴！現居加拿大，曾任職無線電視、政府新聞處及海外版《星島日報》等機構。

有幸訪問大師兄者乃孫耀東，零七年畢業於新聞與傳播學院，後遊走於傳播學、社會學、人類學和老人學研究，現正於英國修讀社會學博士課程。

屈指一算，大師兄入學跟小師弟畢業的時間，相距四十年。

### 不變：入學成績要求高

在社會科學院來說，新傳學院的入學成績十分高。猶記得當時在中大，新傳學生不免多少有點傲氣，跟別人說起自己來自「新聞與傳播學院」，多少帶點虛榮感，這虛榮感多少來自文憑社會中對考試成績的崇拜。

跟大師兄對話，字裡行間亦可聽到當年新聞系學生的「厲害」。大師兄說：「當年獎學金太多，我們要煩惱如何做好！」當然，這跟學生學業成績有關。當年，新聞系網羅最頂尖的學生，收生只有六人。要是「現代」新傳學生說入學難，當年的競爭更激烈。大師兄指，當年有同學甚至因為未獲新聞系取錄，而不幸地自殺身亡。

學生成績好，老師質素亦十分高。亞洲基金會當時大灑金錢，從美國邀請得 Charles Clayton 來授課，又有路透社攝影師教攝影，為學生培育全球視野。而當然，余也魯教授和已故的魏大公教授，至今對新聞教育的貢獻仍備受尊崇。

### 變一：入學制度

第一屆新聞系學生跟現在的學生最不同的地方，可謂入學制度。現在中學生畢業後，可直接升讀新聞與傳播學院，而創系初期的學生卻要轉系過來。大師兄當年

先唸了兩年中文系，再受推薦轉讀新聞系。他指出，在中文系的學習，為自己的語文能力打好基礎，對其後的發展幫助不少。

## 變二：環境

「回到中大，環境跟以前很不同。以前很寧靜和簡單，現在則很摩登，建了很多『高樓大廈』！」跟大師兄往新傳現時所在地人文館走一趟，「現代」新傳學生所熟悉的每個地方，都變成新鮮事。攝影廠、錄音室等地方，甚至上課的地方如 208 室，都搖身一變成爲景點。而新擴建、位於四樓的辦公室及「第四走廊」，在我這個小師弟兩年前畢業的時候還未啓用，這可見變化之快。

這些地方之所以成爲大師兄的景點，因爲當年新聞系上課的地方不在人文館，甚至不在中大，而在何文田、現已改建爲老人院的「孟氏圖書館」舊址。大師兄指，當年同學們「二十四小時」留在圖書館。「當時大部份時間都在圖書館，可以專心看書。」大師兄道。而老師如 Charles Clayton，甚至沒有固定辦公室，老師與學生的距離跟現在不同。

## 變三：人際關係

環境因素，對人際關係亦有明顯影響。大師兄指，由於班中人數才六人，當年同學間甚至和老師的關係都非常深厚。大師兄談及當年也有副修同學，但一有副修同學來上課，氣氛馬上改變：「老師會改口吻，始終有『外人』在場」。

而在訪問當中，大師兄對三十多年前同學間所發生的事情，以及他們其後的發展，都能如數家珍地談及。而我心想，雖然畢業未滿兩年，我對同學們的記憶，竟然未來得深刻。這大概證明，以前一年收生只有六位同學，跟現在近七、八十位同學的重大分別。現在的新傳同學，又有幾多人能夠數得出所有同學的名字？這未免有點天方夜譚。

我跟大師兄說起，現在學生人數多，要借器材並不簡單，要預訂、又要希望上一組同學定時歸還，大師兄都難有共鳴。

現在上課多在演講室，坦白說，上不上課、遲到早退，其實都不太明顯。但當年由於學生人數少，上課模式亦跟現在截然不同。上課的地點不在講室，而在大餐廳，上課時沒有電腦，沒有講義、筆記，只有大綱，「完全互動式」授課，討論比老師演說的時間更長。這可真叫希望蒙混在人群當中，逃避回答問題的學生汗顏。

**結語：**

跟大師兄對談，感覺有點不真實。因為大師兄談及的很多事情，如「小班教學」、同學和同學之間、同學和老師之間的關係都很難想像。

當然，過去這四十年，變化的又豈止新聞系？香港由經濟起飛、經歷幾次金融風暴、到現在要為自己在亞洲及中國的位置重新定位，都發生在四十年內。

其實要是四十年後，我們原地踏步，我們更應該驚訝。

我期待，在四十年後，變身成大師兄，接受小師弟／妹訪問，再回顧新傳和我自己的經歷和變遷。